與張博士論不着褲子
（滄盦）

研究性學的張競生博士、在他所出版的那一部「美的人生觀」裏、很提倡人類的裸體、他說裸體有許多好處、不但省儉衣服、而且能使身體與自然上有直接感觸的機會、由此可以養成官骸上靈敏的感覺、這種新學識、新議論、倘使被專門譏諷赤膊的嚴獨鶴看見了、管教他要伸出了舌頭、半晌地縮不回去、

其實裸體的好處很多、張博士還沒有說完哩、張博士是個研究性交的、就把性交來說、男女兩性、一時高興起來、要想如此如此的發洩一下、第一步總得先把褲子脫掉、這脫褲子便是一樁很麻煩的事情了、倘然大家不着了褲子、那末高興起來、隨時隨地、都可以研究性交 何等簡便、何等爽快、還有一樁好處、譬如像今年六月裏的這樣大熱、街上赤膊的人、固然不少、但是下半身穿着一條褲子、到底還覺得不舒服、倘然連褲子都不着、大家赤條條的跑來跑去、何等涼快、何等舒服、就從這兩層上看來、可見得張博士的提倡不着褲子、眞是大有道理、

張博士當然是個實行家、所以報紙上說他住在汕頭高級中學裏、居然第一個不着褲子起來、但是我以爲博士既然要以身作則、提倡裸體、須要跑到人多的地方去提倡纔行、爲什麼偷偷的躲在屋子裏呢、我替博士着想、最好跑到上海的遊戲場裏來、學着那模特兒的樣子、每天晚上、提倡一兩個鐘頭、包你看的人把大門都擠掉、橫豎孫傳芳和租界當局、對於不着褲子的姑娘、雖然禁止、對於不着褲子的先生、却沒有什麼禁令、儘可放大了膽、幹上一幹、這們一來、游戲場固然大得其利、張博士也可以我道大昌、比了十塊錢聽一回演講、生意定然要好得多哩、

張博士既然是個新文化老爺、當然是主張男女平等的、男人可以不着褲子、女人難道一定要穿褲子的嗎、張博士既然提倡男人不着褲子、爲什麼不連帶的提倡女人也不着褲子呢、倘然張博士提倡女人不着褲子、當然要請他夫人出來以身作則了、我倒很希望張博士的夫人能不着了褲子在大街上跑一會、給我們大家領略些新學識、不知張博士可肯不肯、

我寫到這裏、有一位頭腦冬烘的老先生在旁滿歎氣道、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、因爲他有衣服遮着身體罷了、倘然把衣裳都脫掉、赤條條的隨處可以頑秘戲、這不是人都變了禽獸了嗎、我說、吓、你這種十八世紀的話、少說些罷、你說不穿衣服的是禽獸、安知將來的禽獸不反而穿起衣服來呢、到了那個時候、張博士便要指着你們禽獸哩、你等着瞧罷、

新豎鏡
（秦庭）

上海、一齷齪之世界也、齷齪之人、比比皆是、齷齪之事、往往而有、我人手握三寸、日試萬言、雖欲書之、不勝其書、然闕而不書、則齷齪之人、何以爲貶、齷齪之事、何以得暴、是以不辭勞瘁、不避怨毒、大書特書、不一書之、

滬北有恩客醫院者、地方慈善之機關也、院董某君、卓著聲譽、創辦此院、亦煞費經營、該院設有中醫部與西醫部、中醫部僅有主任一人、西醫部則主任外、尚有看護婦數人、其主任某君、畢業於某醫科大學、洋裝革履、翩翩年少、院董素重其人、故以院事付之、看護婦中有密司H者、花信年華、尚欠一度、雖其姿貌不逾中人、然工顰善媚、頗惹人憐、主任某甲一見惑之、密司H知其爲院董所信任、亦傾心交結、星期停診、常見一少年挾一女子、聯闥於西藏路南京路者、即某甲與密司H同赴卡爾登電影院也、一日、院董忽接匿名信一函、大意謂某甲與密司H頗有陳倉暗度之嫌、請院董注意、院董對某甲倚畀方深、殊不之信、以爲此乃同事或外人挾嫌者之所爲、豈有堂堂大醫生如某甲者、而乃有此苟且之事、當將匿名信撕毀、付之一炬、事越數月、浸已忘懷、某日之晨、院董赴某戚家、車經院門、忽憶其戚曾向之索取時疫藥水、便道經此、何不一取、乃停車院外、昂然而入、掛號者見爲院董、不加阻止、院董至西醫室、不見某甲、即折而登樓、直入甲室、甲戶宵來偶忘加鎖、院長抵門、一推卽啓、某甲者、醫生也、對於衛生研究有素、所臥之床、乃一西式者、絕無紋帳床幃等物、故院董一入其室、即見臥榻之上、赤條條不掛一絲、方作黑甜鄉之遊者、不止主任某甲一人、尚有一人、院董亦識之、其人爲誰、蓋即該院之看護婦密司H也、是時院董怒不可遏、顧院董非二人家屬、在法絕無捉奸之理、乃屏息而退、重掩其門、佯爲無所見之狀而去、然是時院董對於某甲及密司H、固已存一必去之心矣、又數日、院董赴院、不見某甲、詢之曰、臥病室中、不可以風、是時海上時疫大作、各院醫生忙得不堪、而該院主任乃以病聞、於是闔院中人、羣欲爲甲延他醫診治、院董阻之曰、不必、甲所患病、我悉知之、乃夾陰傷寒症也、闔院聞之、大爲駭異、院董即爲縷述所見、且召掛號者、質之、某日某時、略無錯誤、於是羣疑始釋、咸稱院董爲福爾摩斯不止、然某甲及看護婦、亦於即日相率離院矣、

明星公司未婚妻之一幕

桃壽瑣紀
（一個賀客）

此次姚紫若做六十歲整壽、排場一日、情形很爲熱鬧、第一日是親戚來煖壽、沒有什麼可記、這一天所收的禮物不少、大半是銀盾銀杯老壽星等物、其中不刻上下款的、一律退還、定要那送的人回去刻好了、重又送來、這一層可算與人家特別的、第二天正日、拜壽的人、着實不少、官場到者、却祇有危道豐一人、其餘賓客中、最多的要算是髫子裏的姑娘了、據說都是老壽翁的老相好、鶯鶯燕燕、廳聚一堂、累得那壽翁招呼這個、敷衍那個、一時倒忙得不得開交、到了下午四點半鐘、壽翁忽然失蹤了、於是他四個少爺、都急的面無人色、連猴孟酒杯裏都尋到了、再也尋他不着、當時便有人竊竊私議、說恐怕是被人家綁了去了、後來有人來報告、方知他老人家却獨自在汕頭路西湖珠家裏打茶會、晚上還叫人排了兩桌來去、一個人在那裏尋趣作樂、他的三姨太太、據說還因此發了一回肝氣哩、第三天是朋友公份、他的兒子孫子、都是逸社的盟友、所以有三十多位同社的、在他家裏串戲、當晚劇目爲王慎齋君的龍圖陞官、凌守一君的挖放曹、邢文榮君的九更天、王鑫賢君的酸棗嶺、黃雍華君的天堂州、李元龍君的頭二本連環套、吳野鹿君的南天門、費薇君君的全本渡鶯蘭、最後臨時客串、還加了一齣姚慕蓮君的遊龍戲鳳、據說鬧了不少的笑話、可惜我當時已經回家去了、

如是我聞

黃玉麟與藍秋老四、昨日在寓所爲非正式的結婚、賀客中有嚴獨鶴孫漱石天台山農徐朗西諸君、（神耳）

張競生本擬就藝大教席、自經本報揭曉後、張忽中輟、聞業於前日離滬、確否待探、（一笑）

東南通信社由陳炳伯君慘澹經營、專事革新、聞近日消息靈通、頗爲各報所樂用云、（不競）

京劇瑣譚
（天庚）

□空城計之引子

空城計一劇、今之唱者夥矣、首場引子、眞可謂無一人能盡善盡美、打引之難、嘗唱者本視爲畏途、喉清身正、固屬要着、而氣勢之不脫尤難、余叔岩馬連良以脾脾之音念此、往往嫌其太滑、高慶奎天賦佳喉、又每覺其呾抑遜火、其次更無論矣、全折中車字、雲字、臣字、最難上口、風雲兩字之腔、絕不能以唱腔而轉折、此最須注意者、高慶奎最犯此病、保漢家與四輪車兩句又每每犯同、之腔、爲郎陰陽反掌定乾坤、與無腔面念、第須字字有勁、貫徹上下、非白口可比、最難者是氣勢、聯從容斷續之中、前後氣須接氣也、試問何許代元臣、非賢臣、今鑑元臣者甚少、

小開開刀記
（傳玉室主）（上）

讀方寶姻緣記者、想腦筋中定有一方姓小開其人、今納隴欲出也、今既此、方鶴是也、而實則都矣、實倡門女、而都則貴人妾也、姻緣告其實、開刀即傳其員母、其事發現於黑克路棺材里五八五號樓上、其時則六月初十日下午一點十五分又十三秒之一也、初、余以探親寓滬、寓棺材里藏家、其神宰因與所居五八五號毗衡對宇、拂窗開處、卒影舉目、平日僅見一雙倩影、時時閃現於簾前窗畔、以爲賢家小夫妻、初無涉家庭於此、即亦不甚措意、顧兩人面目、則深印腦筋、猶憶瘦男、男平頂戴羅宋帽、女綉影作鴨屁股式、年事均在二十四五間、一日、午倚帽寐、忽聞有聲起自對窗、呼叱聲、哭泣聲、一時並作、因起而瞰之、則見男宰呆立如木偶、女則向外坐、低頭啜泣、四五并男子、如狼似虎所帥白相人者、惡狠狠環立其間、作種種呼喝狀、叫囂淩突莫可名狀、而此一對可憐虫、則俯首默默、如不勝其俏仮然、余以爲如此種種、爲滬上習見之事、不欲觀其究竟、乃復就沙發臥、一霎惺忪、醒來時已鐘鳴五下、對窗曉辭倘未息、瞭其狀、似較前和緩、人數亦多出二三輩、正縱目間、男女二人、各披外衣下樓、一行人衆、隨之俱下、而幕亦隨閉、余以所見告戚、戚憮然有間曰、得之矣、是又一段風流史也、男方姓、父曰四老班、擁鉅貲、顧吝嗇甚、銖積寸累、不稍散放、於是乃有此子、一若冥冥中將借此子以發洩四老班之蘊蓄者、此子人不呼以名、但曰小開、小開者、謂其專走小路、往往被人開刀出血也、女則原出郁氏、行四、曾張艷幟於京津漢滬間、榜曰張素娟、人皆以四小姐稱之、後歸京中達官李某、李嫡方、與小開爲姑姪行、性奇妬、自某納四後、時作獅吼、某偶於閫威、在京不敢公然與四同居、乃於滬上別賃一廬居之、四性蕩、不甘獨宿、而首以打針、有小白、有老瓶、有顯宦之子、有軍閥之裔、最後乃有小開、初、兩人相與日戚於前上海縣大老爺某氏家、客廳春聞、由社交而進於性交、時假近西飯店作幽會所、旣亦歸臨時寓隱於三東一品閣、時以知者漸衆、而四之舊日情人、若顧、若陳、若朱、若張、亦復以醋素作用、時有欲得之而甘心者、乃於今春三月間、秘營一窟於此二房東周三小姐、爲四義姊、方以爲人不知鬼不覺、從此可高枕無憂矣、孰知乃有頃間之事、但來者是否爲四舊日情人、圖翻醋於小開、抑故漏風聲、挑入達官之耳、憤而下此毒手、則不敢知矣、然而小開此番、又必開刀出血、可斷言也、余聆此、覺所見不逮所聞、不禁好奇心動、思一窺其究竟、以補滬上黑幕之白、乃輾轉蒐索、得與四之貼身女傭識、傭纖足、而塵、年事可三十以來、風騷不亞乃主、餌以甘言、傭心花怒放、事齡乃如擰自來水龍頭、直瀉而下、

神州影片公司

影片預告

編劇 施濟羣 徐維翰

導演 何能

主演 顧肯夫 林文奎

可憐天下父母心

已攝製 不日開映

吳俊陞軼事
（疏公）

吳俊陞與張作霖爲同山弟兄、當張在山時、與金秀卿馮麟閣二人、金蘭結義、各雄一方、吳則隸於張麾下、善槍擊、能以雙手同時發槍、驟馬疾馳、百發無不中、前後左右、皆可隨心所欲、東三省山中弟兄、類能射擊飛鳥、百不失一、不然、卽無爲兄弟之資格、其位置較高者、則必須有雙手並發之技能、故如張作霖等、亦善此術、特皆不及吳之神妙耳、遜清光緒二十八年、張等受撫於趙爾巽、吳亦隨張同降、爲鄭帶、民國後、任二十七師旅長、旋爲黑龍江督軍、今則指揮奉軍、建立大功、聲名更著、吳素有大鼻子之稱、其實吳氏之鼻、並不甚大、所以有此綽號者、蓋代名詞耳、據其左右相告、吳之下體、與驢馬無異、故其生平、不能得如意女子、洩其性慾、嘗在營口、遇一寵姬、年三十餘、善棄女術、有女將軍之號、南北過往之客、無有不拜倒其石榴裙下、寫降書降表者、吳聞之大喜、令人往說、夜度資每夕一百元、以三夕爲約、及相遇、姬竟大窘、勉強支持、次日大病、堅請廢約、吳氏無奈、敗興而去、事後、吳語人、謂生平不解男女之樂、惟此一度、差覺嘗意耳、相者謂吳爲驢形、其所以貴者、卽在於此、然歟否歟、不得而知矣、然吳大鼻子之號、在東三省雖三尺之童、固無不知爲吳之代名詞也、

香樓魔宴記
（香鮀）

一昨之夕、魔術家金文鍔、假品香樓菜館、宴請海上新聞界、余偕小崑山程與齊前往、維時尚早、座客寥寥、惟見畫師小東洋及明星余叔雄、枯坐一隅、長腳之李嵩生、迴旋室中、益以余與小崑山、適成爲五路財神矣、（或可稱之爲五臟神耳）未幾客漸至、余乘間與金氏談話、知其原籍高麗、生于奉天之大連、母爲中華民國人、而父爲韓人、父早死、依母以長、曾在莫斯科某校攻哲學及催眠學、繼往印度、入魔術師門下、三年得其秘、遂挾術遊天下、足跡所經、歐亞迫遍、靡不受人歡迎、曾在京津等處獻藝、南來尚屬初次、其人甚諧和、每言所學無幾、僅供舞台之娛樂而已、並述及至印度求師之一段歷史、深贊其師之能、余叩其師何名、曰比那倍那、現年已二百四十歲云、金氏精于俄文、中文聞曾暫過、近已失記、操奉天語、尚流利、惟發言甚慢、蓋已生疏矣、金氏特定于陰曆月底在卡爾登獻藝、爲之張羅一切者、爲范咏春等數人、故是晚范咏春多人招待一切、酒半、並向座客介紹、復倩一施君代表致詞、照例文章、無庸多贅、惟云今晚當場略獻數技、聞者均面現喜色、故終席無一抹嘴即去者、以冀觀金之絕技也、

席散後、由金氏獻技、先取炭爐至場中、火光熊熊、幸天已蕭涼、否則圍爐觀技、熱煞衆賓矣、繼取二鐵條相擊成聲、並遍示座客、以驗其眞僞、小東洋坐余側、大呼請唐世昌代表、唐乃執行職務、反復審視、諦明非贋鼎、金即將此鐵條入火燒之、迫其端已紅、即取出、試以白紙、紙着火而焚、知其熱度已高、金乃以此紅鐵入嘴、以齒咬之、凡二下、鐵乃銜、吐于一盆內、遍示座客、有就鐵以吸紙烟者、其功用固不下炭火也、此節既畢、復取一錫塊示座客、以此錫塊入鐵爐中、溶成液狀、取其一勺飲之、未幾吐出、儼然一錫塊、觀者至是、莫不同聲贊嘆、據金氏云、此係自己催眠之一種、蓋其時彼之視烙鐵錫水如狗包與佳釀、故飲之食之、毫不覺苦也、繼復取一滿佈尖釘之木板、置于另一木板上、喚一人出、裸其上身、施以催眠、乃將其人臥於釘板上、上置一巨石、金持鐵鎚重擊之、至石將擊碎時、始去石而將其人扶起、施以還原術、其人仍恢復原狀、而背肉一無傷痕、觀者又相顧驚訝、演至此、乃宣告畢事、據云倘有異槍斃人、空中飛人等絕技、將在卡爾登次第開演云、是晚並有北洋汽車公司大發其優待劵、說者謂該公司主人、可謂善于利用時機者矣、當金氏獻技時、座有二女客、大呼嚇得來不得、擊石時、石片紛飛、中余及小東洋頭、乃大呼吃洸彈、余叔雄問比吃爆冰如何、余不解其語、詢之、始知有某君曾與顧不肯等偕某女星乘車兜風、中途遇雨、衣履盡濕、觀技既畢、與辭而出、耳畔猶聞小東洋高呼紅臉塌鼻頭阿去開房間不置、不知是怎麼一回事、

□ □ □

□麒麟童之近影

蕙風遺事
（佩蘭）

臨桂況蕙風先生夔笙、海內詞家、又弱一個、聞耗深爲悼歎、余之識先生、在民國三四年、當是時、海上漱石生孫玉聲先生方主大世界報事、同時并設鉢社於大世界、集舊友三十人、以文虎相猜射、余與先生皆與也、余時裁弱冠、於社中年最少、而先生則皤然老矣、間日輒一至社、意興甚豪、余於西廂曲文、能背誦不遺一字、先生每射西廂謎、輒就予與商、苦索得之、則相與撫掌大笑、此景似在目前也、虎社渙散、舊友零落、今先生又奄忽以逝、迴溯前塵、能無悵惘、

先生與陳逸石先生相友善、逸石亦鉢社社友也、每値社、所備贈品獨多、先生輒欣然至、雖風雨不間、一夕、攜藍布大包袱與俱、逸石怪而問之、先生笑曰、桌上纍纍者、皆予囊中物、將得包袱來、所以細載贈品也、逸石亦大笑、然先生竟滿載而歸、

先生諳翻戲臣小宋、並能世家事、先生又欲其譜伍慮文字以應世、聞余諳英文、因數與予商、欲令二子師予、予以事冗卻之、翻乃從入學校讀、令致力西文、今當在大學矣、

先生晚年、頗以聲色自怡、梅蘭芳來滬、先生數爲詩詞貽之、或入後台觀其上妝、退而語人、引爲大樂、黃玉麟童時、極婉孌可愛、嘗因余之紹介、謁先生於大世界報社、先生一見狂喜、翌日、爲譜木蘭花慢一闋刊某報、傾倒備至、又有才次範君者、老友半狂之介弟也、美丰儀、富修飾、有衛玠璧人之譽、一日、偕予及玉麟游大世界、遇先生於報社、先生欣然歎、與爲玉麟之同業、欲賞識之、以次範誤世家子之紹介、余以次範出世作之、好恨然而止、此老風趣、可見一斑、先生客嘗納一姬、或問先生、貌帝容緻者、先生欣然曰、秀色可餐、與昌碩朱古薇二老每評先生、輒以秀色可餐四字顯之、

※ ※ ※

銀幕外史
（惜春生）（一）

吃影戲飯人最苦惱的、便是拍外景、無論嚴冬炎夏、都要拚着命和那剛風大雪驕陽烈日去奮鬥、冬天裏雪起是下得大、攝演得起勁、演員還要到雪裏去打幾個滾、那麼片子出了以後、好教觀衆說一聲好、熱天陽光來得大、拍出來的片子、光線也易於明晰、所以一天也不肯捨棄的、那京戲新劇、到了寒暑二季、還有停鑼封箱之舉、惟獨吃影戲飯者一些沒有休息日子、這就是苦惱之處、然而世界上的事情、有好必有壞、有苦必有甘、那吃影戲飯既然苦到這般地步、爲何男男女女要進影戲公司的有增無減呢、這便是要想得着一些樂處罷了、樂處是什麼呢、也就是拍外景、何以呢、因爲影戲是男女合演的、平常在公司裏雖是社交公開、男女能自由接談、然而耳目衆多、關防嚴密、終不能暢所欲爲、一遇着出去拍外景、那麼共車同舟、同止同宿、只要平日兩性間稍有意思的、到了那時、直好比兩軍對壘時的步哨、一觸卽發、沒有不如願以償的、

□馮夢雲啓事 鄙人頃因事務紛繁、業已辭去本報編輯職務、諸友惠函、請仍寄本報社轉交可也、